



曹立波
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红楼十二钗评传

曹立波 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 京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本从体例和内容上有较多创新的红学著作。作者从《红楼梦》的一百二十回文本出发,在对多个版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,结合清代的批语和今人的研究成果,围绕《红楼梦》中的正副十二钗等人物,运用传记体的叙事手法,附以古诗词意境的营造,以从容、平和的心态,深入细致地剖析了人物的身份、才、情、貌以及命运结局。

《红楼梦》是书中的青年男女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史诗,红楼爱好者需要这样一本客观性、综合性、逻辑性、可读性较强的“红楼十二钗”人物点评,本书亦可作为高校人文学院及相关专业的学习参考用书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,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十二钗评传/曹立波著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302-15038-1

I. 红… II. 曹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-人物形象 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64228号

责任编辑:赵岸英 孙 斌

封面设计:范华明

版式设计:杨 洋

责任校对:马军令

责任印制:孟凡玉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

<http://www.tup.com.cn> 邮 编:100084

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社总机:010-62770175 邮购热线:010-62786544

投稿咨询:010-62772015 客户服务:010-62776969

印装者: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170×230 印 张:16.25 插页:16 字 数:273千字

版 次:2007年6月第1版 印 次:2007年8月第2次印刷

定 价:29.80元

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、漏印、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(010)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:024722-01

序

继《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》之后，立波又将出版她的一部新的学术专著《红楼十二钗评传》。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，还能挤时间潜心著述，我为她不断取得的学术成果而高兴。现在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书稿，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刊印发行，立波向我索序，尽管我对《红楼梦》人物少有研究，也不是为这部书写序的最合适的人选，但我却很难拒绝。

三年前，立波的博士论文《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》出版，这部侧重于版本考证与评点研究的著作一经问世，未曾谋面的读者大都以为其作者是一位男子。的确，立波的博士论文，从科学态度、学术勇气，到探索精神，都洋溢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韵。她的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师范大学张俊教授曾在序言中说：“我相信，凭她的勤奋，凭她的灵气，她还会取得更大的成绩。”诚然，立波的不懈努力无愧于导师的期待。这部新书的出版，既体现了她的勤奋、她的灵气，同时也彰显了她的才情。

这是一部《红楼梦》人物专论。全书论述了《红楼梦》中的16位人物，包括《红楼梦》第五回判词中写到的金陵十二钗正册12人、副册1人、又副册2人，加上贾宝玉。在写作体例上，依次交代了每位人物的身份、相貌、才情和结局。文本梳理细致，资料引证丰富，分析论述深入。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中，论述人物的著作、论文很多，在20世纪40年代，王昆仑先生的《红楼梦人物论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而到50年代蒋和森先生评论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晴雯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，“你是眼泪的化身，你是多愁的别名。”“爱情，成了你生活中的太阳。它给你幽暗的内心带来了光和热。——可是，又有什么比爱情给你带来更多的不幸和痛苦！”（《〈红楼梦〉人物赞·林黛玉》）蒋先生充满了感情而精彩的论述不知打动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心弦。到80年代张锦池先生的《红楼十二论》，还有刘敬圻老师、吕启祥老师等前辈学者论述《红楼梦》人物的文章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这些书（文章）或以细腻入微的分析取胜，或以论辩见长，读后都能给人许多启迪，加深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和认识。今天，曹立波所著的《红楼十二钗评传》在悉心学习前辈学者的基础上，从一位年轻女性学

者的视点和悟性出发，对《红楼梦》主要人物作了精微的分析评述，多有创见，十分精彩。其收获亦可喜可贺。

这是一部融感性和理性于一体的著作。感性的描述，如关于林黛玉的体貌情态，文稿中归纳了黛玉的体貌富有“娇弱、袅娜、风流、标致”的特点，作者认为林黛玉的气质和情态“集仙女的神韵、西施的病容，以及淑女的气派于一身”。理性的论证，例如关于秦可卿的病因，文稿中概括了秦氏这位“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”的失意之处。作者认为，“秦可卿的忧虑，恰恰是因为她不能安享眼前的荣华富贵，偏偏有深谋远虑，她的多思导致了多病，以致积郁成疾，不可救药。小说集中反映了可卿两个方面的失落：其一，幻境之女‘意淫’理想的失落；其二，寒门之女‘要强之心’的失落。”还有对某些判词的解释，融入了作者对古典诗文的理解。如贾元春的四句判词，作者从逻辑顺序推论，“第一句写了年岁，第二句写了季节，第三句是月份，从由大到小的顺序看，第四句应该是日期或时辰。”因此，作者认为，“‘虎兔相逢’指时辰，寅时和卯时相交的时候元春从娘家回到宫中。‘大梦归’指梦醒时分回宫。元春游大观园，宛如《牡丹亭》中‘游园’的春梦，而她的离去恰似‘惊梦’，是红楼一梦的结束。元妃正月十五省亲的场景，可以借用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一词来表现其游园时的繁华和热闹，以及回宫后的寂寥和冷落。”这些分析不乏新意。

曹雪芹“十年辛苦”创作《红楼梦》，其目的之一，是要“用假语村言，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，亦可使闺阁昭传”，曹立波所著的《红楼十二钗评传》，将笔触聚焦于小说中的主要女子，也可以说是为“闺阁昭传”做出的新贡献。

是为序。

张庆善

2007年4月11日于北京

目 录

正册十二人（按判词顺序）

林黛玉 人面桃花相映红 第1页

薛宝钗 梨花一枝春带雨 第24页

贾元春 满城春色宫墙柳 第44页

贾探春 红杏枝头春意闹 第58页

史湘云 有情芍药含春泪 第72页

妙玉 暗香浮动月黄昏 第86页

贾迎春 乱分春色到人家 第98页

贾惜春 惜春常怕花开早 第111页

王熙凤 笑语盈盈暗香去 第122页

贾巧姐 春在溪头荠菜花 第145页

目 录

李 纨	时有幽花一树明	第 156 页
秦可卿	无力蔷薇卧晓枝	第 168 页
副册一人		
香菱	小荷才露尖尖角	第 186 页
又副册二人		
晴 雯	芙蓉如面柳如眉	第 202 页
袭 人	花飞莫遣随流水	第 213 页
绛洞花主		
贾宝玉	无可奈何花落去	第 229 页
参考文献		第 248 页
跋		第 251 页

林黛玉

——人面桃花相映红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悲剧小说，女主人公林黛玉的人生与爱情更是小说中的重头戏。她是曹雪芹倾情打造的新型美女，“秉绝代姿容，赋稀世俊美”，又具博雅多思的内在气质，脱颖于红楼裙钗之中。黛玉的咳血之病和她的相思之愁，呈现出的腮红让她的情态“压倒桃花”。黛玉葬花时落红成阵，映衬着她的惊世之才和倾城之貌，洋溢着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诗意。

黛玉身份

林黛玉出身于钟鼎世家，书香之族，祖籍姑苏，家住扬州。先祖曾世袭列侯，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探花，升至兰台寺大夫，又被钦点为扬州巡盐御史；母亲贾敏是贾母的女儿，贾政的妹妹。“诗礼名族之裔”其实是贾政为儿女择亲时所强调的，林黛玉的出身可谓既有“钟鼎之家”的尊贵，又不乏“书香之族”的高雅。林如海四十岁时，仅有的一个三岁之子死了，因膝下无子，只有嫡妻贾氏生了女儿黛玉，爱如珍宝。黛玉从小聪明清秀，与诗书为伴，但父母让她读书识字，“不过假充养子之意，聊解膝下荒凉之叹。”母亲去世后黛玉进京，与宝玉一同深得贾母关爱。不久父亲病故，她便长住贾府，逐渐与宝玉相知相爱。

黛玉进贾府时到底几岁？有六七岁和十三岁两种说法，但多数版本都没有直接写黛玉当时的年龄。第三回凤姐问黛玉：“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”一连串的问题，黛玉没有回答，似乎不合常理。根据第二回写宝玉“七八岁”，第二、三两回雨村的故事是连续的，而黛玉比宝玉小一岁，所以，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应是六七岁。少数版本写了黛玉对凤姐的回答，如己卯本、梦稿本在“妹妹几岁了”后边写，“黛玉答道：‘十三岁了。’”那么，刚进贾府的黛玉到底是幼女还是少女呢？程甲本曾写宝玉看到“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”，显然

是已入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，而不是十岁以下的儿童。唐代杜牧写过：“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”也印证了袅袅婷婷的女儿应是十三岁左右的。其实不同版本出现的矛盾在黛玉成长过程中是可以统一的。在曹雪芹心目中的爱情理想，有三个重要因素：两小无猜、一见钟情、互为知己。作者写六七岁，是要强调两小无猜；写十三岁，是要强调一见钟情，甚至一见如故。两者都不愿意割舍，所以出现了不同阶段修改稿中的矛盾现象，由此可见作者构思宝黛爱情时的良苦用心。

黛玉的生日在二月十二花朝节，这一天是百花生日。《红楼梦》中曾写袭人和黛玉是同一天生的，袭人恰好姓花，也补充说明了黛玉生日的含义。关于花朝节的具体日期，古人有三种说法，分别是夏历的二月十五、二月十二和二月初二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之《二月望》记载：“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，浙间风俗，以为春序正中，百花争望之时，最堪游赏。”《广群芳谱·天时谱二》引《诚斋诗话》：“东京二月十二日曰花朝，为扑蝶会。”又引《翰墨记》：“洛阳风俗，以二月初二为花朝节。士庶游玩，又为挑菜节。”综合三种不同记载，尽管存在地域和时间的差异，但大体看来，古人在花朝节的活动主要是在“百花争望之时”，游玩、赏花、扑蝶等。

“二月十二日曰花朝，为扑蝶会”这条记载值得注意。按此习俗，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中宝钗扑蝶的故事，应该出现在花朝节，而不是芒种节。第二十七回写芒种节“饯花会”，虽然在常见的辞书上查找不到芒种饯花的习俗，可是《红楼梦》中却用很多笔墨写道：“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，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。尚古风俗：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饯花神，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，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物事。满园里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，燕妒莺惭，一时也道不尽。”曹雪芹颇有兴致地说“闺中更兴这件风俗”。

小说中并没有正面写黛玉如何过生日。要了解曹雪芹对黛玉生日的描写，可到第二十七回去找。作者似乎把花朝节要做的事，赏花、扑蝶，都移到了芒种节，而芒种节应该是宝玉的生日。把黛玉生日花朝节这天的风俗，拿到宝玉生日芒种节去写，且二十七回安排的回目构成钗黛对峙，即“滴翠亭杨妃戏彩蝶，埋香冢飞燕泣残红”，可见，曹雪芹在宝玉和黛玉故事的构思上是综合考虑的，情节的



安排也有所调整。由此也可看出,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的“饯花会”,是黛玉和宝玉两人的生日组合。《红楼梦》中最精彩的两个情节“黛玉葬花”和“宝钗扑蝶”,是花朝节的习俗和芒种节的时令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艺术经典。黛玉生日与祭饯花神的关系表明,作者对她的构思是一位花仙子。“绛珠仙草”和“阆苑仙葩”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。

黛玉的判词是与薛宝钗写在一处的。小说第五回写宝玉去取“正册”看:

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,木上悬着一围玉带,又有一堆雪,雪下一股金簪。也有四句言词,道是:

可叹停机德,堪怜咏絮才。

玉带林中挂,金簪雪里埋。

画面中“两株枯木”,暗指“林”字;“木上悬着一围玉带”,谐音“黛玉”。四句诗交叉写钗黛,表现黛玉的是“堪怜咏絮才”和“玉带林中挂”。“堪怜”是值得怜爱,堪即可、能。“咏絮才”,指林黛玉的诗才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记载了晋代谢道韞的趣事:“谢太傅(谢安)寒雪日内集,与儿女讲论文义。俄而雪骤,公欣然曰:‘白雪纷纷何所似?’兄子胡儿曰:‘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’兄女(谢道韞)曰:‘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’公大笑乐。”谢道韞的“柳絮”比喻,令其叔叔谢安开怀大笑,这是对她诗才的赞赏。后人因以“咏絮才”比喻女子工于吟咏。作者对林黛玉敏捷的诗才,以“咏絮才”作比,同时以“堪怜”来感叹,如此有才华的女子,又有谁能不怜爱她呢?

黛玉之貌

林黛玉有能让“落花满地鸟惊飞”的美貌,比传统美女的沉鱼落雁更富有情韵。曹雪芹在西施、飞燕等古代美女基础上,赋予她“绛珠仙子”的神话,使她融古往今来之秀美,集仙界凡间之灵慧。

首先看她的容貌体态。

林黛玉的体态是娇弱、袅娜、风流、标致的。在众人眼中:“黛玉年貌虽小,其举止言谈不俗,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,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。”王熙凤说:“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,我今儿才算见了!况且这通身的气派,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,竟是个嫡亲的孙女。”在宝玉眼中则是“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,

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，忙来见礼。”（出自程甲本，即乾隆五十六年刊本）在第五回对太虚幻境中秦可卿的描写中，也间接提到黛玉的形容：“其鲜艳妩媚，有似乎宝钗，风流袅娜，则又如黛玉。”小说第二十五回当宝玉和凤姐遭魔法暗算而中邪，众人乱作一团时，薛蟠却被黛玉的美貌所吸引：“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，已酥倒在那里。”

以上关于黛玉体态的描写中，作者从各个角度展示给我们的是柔弱但又娇美的形象。所谓“袅袅婷婷”、“风流袅娜”、“风流婉转”该怎样理解？在宝玉看到黛玉时，作者用了一句比喻，即“闲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”“娇花”和“弱柳”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形象，同时后边的两个词组“照水”和“扶风”，则展现出黛玉的体态有水的滋润、风的抚慰，也就是有一种灵动之美。

就五官而言，林黛玉容貌俊美。她的眼睛是水汪汪的，脉脉含情又盈盈含露；眉毛弯弯的，像一缕轻烟，眉头微微蹙起，带动如烟云缭绕的神情。小说第二十六回对林黛玉的容貌有一句概括：“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，具希世俊美，不期这一哭，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，俱忒楞楞飞起远避，不忍再听。”又如第三回，宝黛初见，宝玉眼中黛玉的眉眼“与众各别：两弯似蹙非蹙罥（程甲本：笼）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（列藏本：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）。态生两靥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。宝玉看罢，因笑道：‘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’”第二十六回对林黛玉容貌的评价虽然很高：“秉绝代姿容，具希世俊美”，但依然比较抽象，更为具体可感的还是第三回，宝黛初见时宝玉看到的黛玉。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更何况宝玉看到的黛玉更胜于西施，即“病如西子胜三分”。这里所谓胜西施三分的不单是“病”，更是美。

如何理解黛玉的眉毛？有的版本写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”，而程甲本作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”。“罥”是挂的意思，“笼”是绕的意思，两个动词都很传神，综合考察，联系杜牧“烟笼寒水月笼纱”的诗句，我们不难想象到一缕轻烟缭绕于黛玉眉间。至于黛玉的眼睛，有的版本作“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”，而列藏本（前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）作“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”，一“喜”一“泣”，看似矛盾，却皆可统一于黛玉的多种神态。

另外，庚辰本对黛玉的眉眼作了比喻：“两湾半蹙鹅眉，一双多情杏眼”。写美女的眉毛，用天鹅的“鹅”应属于笔误，蛾眉、娥眉都可以。早在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篇曾写一位美女：“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。这里的“蛾



眉”指蚕蛾的触须，弯曲而细长，如人的眉毛，以此比喻女子长而美的眉毛。后来直接用“蛾眉”代指美女或美貌，如辛弃疾词“蛾眉曾有人妒”。“蛾”也可以写成女字旁的“娥”，有美好的意思。把黛玉的眉毛写成“两弯半蹙蛾眉”，又弯、又细、又长；把黛玉的眼睛写成“一双多情杏眼”，“杏”是圆形的，若按杏的常规大小与人的眼睛相比是偏大的。这个版本用比喻告诉读者，黛玉的眼睛又大又圆，且含情脉脉。

从不同阶段的抄本对黛玉容貌描写上存在的异文，我们更可以看出作者对林黛玉容貌的描摹是煞费苦心，反复修改的。而每一版本的文字都是既生动又传神的，我们不妨综合考察。

其次看她的气质情态。

林黛玉的气质和情态可以说集仙女的神韵、西施的病容，以及淑女的气派于一身。

仙女的神韵。林黛玉是一位“世外仙姝”。十二支《红楼梦曲》中有一支《终身误》是写宝钗的，但也涉及黛玉，其中两句是：“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；终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。”林黛玉本是“绛珠仙子”，小说第一回“甄士隐梦幻识通灵”中，作者借甄士隐的梦境讲述了绛珠仙子的“还泪”神话：

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缘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，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“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”

西施的病容。黛玉有病西施的外型美。俗话说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而黛玉在宝玉眼里不仅像西施，更胜过西施。小说多次借助宝玉的眼睛和诗句，写到黛玉与西施的相似。第三回宝玉初见黛玉，觉得黛玉“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。”第三十七回宝玉《咏白海棠》，用这样两句分别写宝钗和黛玉：“出浴

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为魂。”一句“捧心西子玉为魂”，生动地描绘了黛玉的情态。

不仅宝玉如此，在众人眼里黛玉也被看成西施。第六十五回兴儿对二尤介绍黛玉说：“一肚子文章，只是一身多病，这样的天，还穿夹的，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。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‘多病西施’。”还有通过晴雯的长相，间接可以看出黛玉像西施。第七十四回王善保家的陷害晴雯：“太太不知道，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，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，又生了一张巧嘴，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，在人跟前能说惯道，掐尖要强。”王夫人听了忙问凤姐道：“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，有一个水蛇腰，削肩膀，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，正在那里骂小丫头。”因此，当王夫人提审晴雯时，冷笑着说：“好个美人！真像病西施了。”晴雯是黛玉的影身，说晴雯其实是从侧面说黛玉。

黛玉本人是否喜欢西施的比附呢？第六十四回“幽淑女悲题五美吟”，林黛玉写了五首诗，赞美古代的五位美女，分别是西施、虞姬、明妃、绿珠和红拂，第一位便是西施：“一代倾城逐浪花，吴宫空自忆儿家。效颦莫笑东村女，头白溪边尚浣纱。”可见黛玉对西施的仰慕。《红楼梦》中谈到黛玉或晴雯像西施时，都没有离开“病”字，“病如西子”、“捧心西子”、“多病西施”、“病西施”。西施，也称西子，是春秋末年越国美女。《管子·小称》：“西施，天下之美人也。”相传西施“捧心而颦”，心口疼时皱着眉头的样子增加了她的美丽，所以有“东施效颦”的笑谈。宝玉称黛玉为“颦颦”，小说对她与西施相似之处的描写，意在强调其病态的美丽。

黛玉有人面桃花的病态美。从黛玉咳血来看，她的病大概是肺病，又因相思之病，午后发烧，呈现出一种艳若桃花的病态美。第三十四回“黛玉题帕”中有这一病容的描述：

林黛玉还要往下写时，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作烧，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，只见腮上通红，真合（原为“自美”，此从程本）压倒桃花，却不知病由此萌，一时方上床睡去，犹拿着那帕子思索，不在话下。

黛玉“压倒桃花”般的腮红，洋溢着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诗意。细节中



提到了“病”，提到了惹人思索的“帕子”。冯梦龙《山歌》中有一首可用来诠释宝玉派晴雯送来的两条半新不旧的帕子：“不写情词不写诗，一方素帕寄心知。心知拿了颠倒看，横也丝来竖也丝，这般心事有谁知。”以“丝”与“思”的谐音双关，告诉读者黛玉的“病”正是由相思所起的。清代富察明义的《题红楼梦》组诗中有一首也写到黛玉的“病容”：“病容愈觉胜桃花，午汗潮回热转加。犹恐意中人看出，慰言今日较差些。”可见，当时人已看到黛玉病中的“情思”成分，以及她的病态之美。

淑女的气派。林黛玉是仕宦之家的掌上明珠，不仅知书而且达理。小说第三回借王熙凤口说：“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。”这里虽有恭维的成分，但黛玉的“气派”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很有可能与贾母相像。第七十四回王夫人曾赞叹黛玉母亲：“你林妹妹的母亲，未出阁时，是何等的娇生惯养，是何等的金尊玉贵，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。如今这几个姊妹，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。”王夫人连用两个“何等”，贾敏的“娇生惯养”、“金尊玉贵”呼之欲出，而这种“千金小姐的体统”在女儿黛玉身上是有所传承的。

再看第三回黛玉在推让座位时表现出的礼仪：“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，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，黛玉度其位次，便不上炕，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。”黛玉仔细忖度，觉得按长幼尊卑自己是不能坐在炕上的主座上的。小说接着写：“贾母正面榻上独坐，两边四张空椅，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，黛玉十分推让。”当她弄清楚王夫人、凤姐都“不在这里吃饭”时才坐下。下边的排序是：“迎春便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。”左边为尊，黛玉是客，所以坐在了三姐妹之上座。黛玉对这些礼仪细节一丝不苟，足见其大家风范。

黛玉的书卷气来自她以诗书为伴的高雅情趣。第二回写黛玉从小就得到父母的悉心教养，以“假充养子之意，聊解膝下荒凉之叹。”第十六回写黛玉从江南回京，带了许多书，而且给宝玉和姑娘们的礼物也是纸笔等文房四宝。宝玉把北静王送的“鹞鸽香串”给她，黛玉并不珍视。两类物品相比，反映了黛玉平素的爱好。第四十回贾母领着刘姥姥见识大观园，在潇湘馆看到“书架上磊着满满的

书”，把黛玉的闺房误认为公子的书房，惊叹“这那像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。”不过，黛玉的居室像书房，并非只有金石笔墨的厚重，贾母用“银红的霞影纱”替黛玉糊窗子，茜纱窗使绿色的潇湘馆更加和谐柔美。黛玉的淑女气质，来自她的书香氛围，也来自她诗意盎然的精神生活。

林黛玉这位“世外仙姝”的花容月貌，其实是集中国古典诗词于一身的。林黛玉的“还泪”，有宋词中“寸寸柔肠，盈盈粉泪”的外在情态，更有唐诗中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的内在情韵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宝玉不止一次地把黛玉比作西子，小说中众口一词地认为黛玉的模样像“多病西施”，宝玉为黛玉取字“颦颦”，宝钗也常叫她“颦儿”，其实都是在称赞黛玉胜过西施的美妙情态。她的病，动情时也动容，经作者的精心安排，呈现出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朱颜。从日常生活所表现出的礼仪以及高雅情趣可知，林黛玉是一位书卷气十足的淑女，一举一动都显现出大家闺秀的气派。

黛玉之情

林黛玉的情感世界，集中表现在追求知己的爱情理想。她与宝玉不同，宝玉心底虽然只有妹妹，但眼中不乏对其他姐妹妹妹的怜惜和倾慕，即所谓“情不情”。而黛玉不仅心中只有宝玉，眼中也容不下宝玉之外任何男性世界的物件，甚至是宝玉转赠的北静王的香串。黛玉的情感是“情情”，即用情专一。

追求知己的爱情理想

爱情的萌生阶段——欣赏、吃醋

戴斗笠——表现了黛玉对宝玉的了解。第八回写道：

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，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，命他戴上。那丫头便将大红猩毡斗笠一抖，才往宝玉头上一合，宝玉便说：“罢，罢！好蠢东西，你也轻些儿！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？让我自己戴罢。”黛玉站在炕沿上道：“啰唆什么，过来，我瞧瞧罢。”宝玉忙就近前来。黛玉用手整理，轻轻笼住束发冠，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，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，颤巍巍露于笠外。整理已毕，端相了端相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披上斗篷罢。”宝玉听了，方接了斗篷披上。

看斗方——表现出黛玉对宝玉的欣赏。第八回写道：

一时黛玉来了，宝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撒谎，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？”黛玉仰头看里间门斗上，新贴了三个字，写着“绛云轩”。黛玉笑道：“个个都好。怎么写的这们好了？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。”宝玉嘻嘻的笑道：“又哄我呢。”

带醋意——表现出黛玉对宝玉的在意。第九回写宝玉上学前辞别黛玉，引出黛玉的半酸半妒：

宝玉忽想起未辞黛玉，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。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，听宝玉说上学去，因笑道：“好，这一去，可定是要‘蟾宫折桂’去了。我不能送你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妹妹，等我下了学再吃饭。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。”唠叨了半日，方撒身去了。黛玉忙又叫住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？”宝玉笑而不答，一径同秦钟上学去了。

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有青梅竹马的成分，也有一见钟情的因素，最后的两心相印是曹雪芹的爱情理想在他们身上的实现。然而黛玉却爱得十分痛苦。正如第五回开头所写：“既熟惯，则更觉亲密；既亲密，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，不虞之隙。”黛玉对宝玉的求近之心，反成疏远之意；求爱之意，反成生怨之因。爱情萌生阶段的“口是心非”，让黛玉和宝玉都饱受折磨。

爱情的发展阶段——互相认同

二人共同葬花。第二十三回分别写了宝玉和黛玉葬花的场景。宝玉送花入水，表现了“花落水流红”的意境：

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，早饭后，宝玉携了一套《会真记》，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，展开《会真记》，从头细玩。正看到“落红成阵”，只见一阵风过，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，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。宝玉要抖将下来，恐怕脚步践踏了，只得兜了那花瓣，来至池边，抖在池内。那花瓣浮在水面，飘飘荡荡，竟流出沁芳闸去了。

黛玉葬花入土，让落花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：

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，宝玉正踟蹰间，只听背后有人说道：“你在这里作什么？”宝玉一回头，却是林黛玉来了，肩上担着花锄，锄上挂着花囊，手内拿着花帚。宝玉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来把这个花扫起来，撂在那水里。我才撂了好些



在那里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撂在水里不好。你看这里的水干净，只一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，仍旧把花遭塌了。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，如今把他扫了，装在这绢袋里，拿土埋上，日久不过随土化了，岂不干净。”宝玉听了喜不自禁，笑道：“待我放下书，帮你来收拾。”

双玉共读西厢。第二十三回写了“西厢记妙词通戏语”，反映了二人的共同志趣：

黛玉道：“什么书？”宝玉见问，慌的藏之不迭，便说道：“不过是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又在我跟前弄鬼。趁早儿给我瞧，好多着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妹妹，若论你，我是不怕的。你看了，好歹别告诉别人去。真真这是好书！你要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递了过去。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，接书来瞧，从头看去，越看越爱看，不到一顿饭工夫，将十六出俱已看完，自觉词藻警人，余香满口。虽看完了书，却只管出神，心内还默默记诵。

林妹妹不说“混账话”。第三十二回湘云让宝玉去“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，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”，遭到宝玉斥责，也涉及到对宝姐姐的不满。同时宝玉又说了对黛玉的欣赏，被屋外的黛玉偶然听到，引发了一段对“知己”的感慨：

宝玉道：“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？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，我早和他生分了。”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这原是混帐话。”

林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又喜又惊，又悲又叹。所喜者，果然自己眼力不错，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；所惊者，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，其亲热厚密，竟不避嫌疑；所叹者，你既为我之知己，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，既你我为知己，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；既有金玉之论，亦该你我有之，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！所悲者，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无人为我主张。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，病已渐成，医者更云气弱血亏，恐致劳怯之症。你我虽为知己，但恐自不能久待；你纵为我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！想到此间，不禁滚下泪来。待进去相见，自觉无味，便一面拭泪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

《红楼梦》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，其中不乏限知叙事的内视点的表现形式，即让人物通过侧面的不期而遇来耳闻目睹。黛玉在屋外意外听到宝玉“林妹妹不说混账话”的知己之言便是较为典型的细节。这种隔墙有耳、隔窗有眼的特殊叙